



08211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三

奏狀劄子

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狀



臣恭覲數日以來一二明詔講慶壽之禮足以歡兩宮之心除鬻田之令足以快四海之望中外小大之臣莫不手額欣抃延頸以企曰近者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久未予決意者自今聖心豁然如天開霽必次第處分矣忽奉宸旨張子仁除節度使果有以見九重燕閒未嘗不軫懷動舊而及其後人誠舉斯心而加諸大臣則一指揮之頃耳然而人之關繫有重輕則事之施行有先後今二三大臣進退哀榮之典宰執臺諫屢嘗奏請方留未下而遽加恩於勳臣之子則是輕重不倫先後失序臣竊未曉不敢不爲陛下條陳之且夫留正輔相初政於今四年言聽志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一

行曾未有君臣之閒而倉卒不審便出修門揆之經義未爲中節然而待放郊外屏居山樊省咎陳情亦旣累月陛下誠怒之歟則策免舊章皆可覆視誠不欲其亟去歟則或以少保歸班但解纒政或以內祠領使閒奉朝謁則爲正者進退唯命夫復何辭若猶鞅鞅歛望稟命不虔則持憲臣寮豈容但已然則今置正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獨何歟恩足以及勳臣之後而念不至上相此臣之所未曉審一也非特此也趙雄以抱痾不痊均佚鄉郡陛下強起之以帥江西雄之遜牘亦一再上而重違天威當暑出峽竟以舊恙卒於官下萬里旅櫬道路惻然雖雄勳業不敢望過厚之禮而有司常度安用損益何爲恤典遲遲至今且大用而其致仕遺表之章亦數月未報然則今置雄等

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又何歟恩足以勳臣之後而念不至故老此臣之所未曉者二也非特此也關陝對壘今六十年國家以十萬貔貅付之吳氏父子三世全蜀晏然不煩西顧者吳挺之力也陛下方將召見闕庭行采薇杖杜之禮曾未及講挺復致仕故尤疑當以爲傳聞失實屏申奏而不信豈非託重於挺愛之欲其生乎陛下之意則厚矣而非其事情也以挺之威望敵國之所窺覷則擇代不可以不謹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懷感則恤終不可以不至以挺之事權海內偏重則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加思慮也方今急務未有過此然則今置挺弗問而遽加恩於子仁抑又何歟恩足以勳臣之後而念不至大將此臣之所未曉者三也雖然臣所云云特謂輕重不倫先後失序物論沸騰因事而進言耳若夫張子仁者介在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二

閒散人不稱數雖少長將家而無橫草之勞雖久綴班行而無涓埃之補不知何故得此殊渥且夫開府建旄非敘遷之官也告廷乎號非私昵之賞也無故而取之則交結之謗在子仁適足以禍已無故而予之則非汎之恩元作患陳本在聖朝不足以勸人況張子仁嘗使令姚德打死命官歐陽安中又有外宅婢阿關用炮烙刀刃之刑虐害阿鄭等蓋嘗經法寺定斷臺官覺察矣又皆以議功僅從追奪卽其怙勢奸法見於奴婢罪狀明白不當除授大畧如此其他妨碍臣未暇數以煩天聽臣不勝拳拳欲望聖慈下采公論將張子仁無故恩數速賜罷寢於以光華主德尊重名器而亟因羣情舉行體貌大臣之禮則社稷之福也搢紳之願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第二狀

今月十二日恭奉御筆付下臣昨奏繳張子仁除節度使事奉御筆爲係勳臣之子特除節度使可與書行須至再有奏聞右臣昨不揆愚賤嘗繳奏張子仁除節度使事退惟螻蟻輒抗雷霆言雖當理死有餘罪今者恭奉御筆令臣書行仰惟聖度如天曲賜容忍而又親灑宸翰明示風旨顧臣何人尙敢違忤雖然臣聞修當行之政者足以慰僉望之情施無故之恩者足以來謗讟之口臣前所奏固知子仁之爲勳臣子也但方羣情嗷嗷延頸累月皆以留正待放而罷命未聞趙雄告終而恤典不及凜然西陲擁兵十萬吳挺物故闕無主者當此時也而授鉞於閒散庸繆之臣宜先者反後宜緩者加急則是捨當行之政而推無故之恩臣恐僉望者惶惑而謗讟至矣此所以深爲聖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二 三

明惜此事體且夫報答舊勞孰與輔初政者之爲親矜憐後裔孰與專帥闔者之爲重此事理曉然豈惟羣臣雖子仁固知之也使子仁稍有念慮則亦於此恩數踟躕不安矣臣是以不敢隱默須至再三庶幾熙朝不以無故之恩而先當行之政恭惟陛下聰明仁厚遠繼三五儻蒙少霽威嚴下采狂瞽而今而後天意豁然萬幾之閒羣疑冰釋事關廊廟則立見施行憂在疆場則便須處置上以承兩宮之志下以盡百辟之情人無後言事無後患如是則國家尊榮朝野忻豫雖舊勳子孫憑藉寵靈窮極富貴亦物議之所不及矣至如張子仁有罪無功自是不當有此除授則臣不暇論所有元御封付下臣奏狀一件連粘在前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八月十三日
奏入留中

某輒有愚悞仰裨王聰竊惟去年之秋聖駕久不過宮中外憂懼計無所出嘗賴得大王密啟中宮從容調護已而六飛順動萬眾歡呼莫不以爲皇后作配之德叶於關雎大王奉親之孝遠過曾閔也今者太后生辰近在數日而又來年慶壽適降指揮既行討論亦合奏稟朝野頤頤欣逢盛事儻若清蹕之詔或不如期則是奉觴之禮又成虛廢必興謗議徒玷聖明區區以爲在今日之謀莫若申去年之請如蒙大王加聽肯爲達羣下之情共想中宮樂聞必能贊九重之決如是則慈福爲之滿意重華爲之歡顏主上之孝德無虧中宮之婦道益著而大王令聞布於天下一舉而數美具不可不勉也又況會慶重明兩節相繼其爲事體允涉觀瞻外而使客陪在廷之儀內而禁衛希從駕之澤動靜之際關繫非輕稍有參差更足憂慮則是自今以往全賴大王母子俱賢彌縫此事今夫臣庶之家骨肉相保父祖尊長豈無失誤之時妻孥宗從必致扶持之力正以一門利害各切其身不同他人可以坐視天下雖大義同一家而已某忝在府僚不敢隱默干犯威尊皇恐死罪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四

至如留正吳挺魏王夫人等事並未處分此固非大王所敢與聞亦乞達之中宮庶知外間仰望之切某

申稟

是日蒙王喚某到講堂云劄子極好但要繳進中宮可改一本不須作文字便封來

又劄子

某等輒有僭越之請仰干王聽重明聖節中外皆望車駕過宮羣臣已是說不行了別無靠處只靠得大王入裏頭宛轉調護兼是車駕過宮事亦不當外廷理會才得到外廷理會須至張皇卻不便穩且告大王因宣押次奏知中

宮多方勸贊期於必出若更因循日久歲深兩宮忽有此
少不足利害非細某等忝爲府僚竊以爲大王子職莫急
於此故私布之恭惟留意幸甚

又劄子

某僭越再有申稟魏惠憲王夫人之喪已降指揮許國公
解官持服在大王是爲伯母有合行禮數只緣上意遲疑
未敢陳請然外間議論卻謂大王有此欠闕頗損聲譽不
審因宣押次可以奏知中宮亦畧提起只得降一指揮許
到魏王府燒香奠慰便是了事區區併乞留意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聖旨皇后親屬訓武郎閤門
看班祇候幹辦御前忠佐軍頭引見司傅昌朝已該歸謁
得轉一官特與轉行令臣書行臣取到吏部案見得傅昌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五

朝昨來將皇后歸謁家廟恩例轉行一官吏部告示本人
勸會從淳熙六年九月十一日指揮其在內有應奉不係
理年出職一時推恩補授名目之人依條作非況補授欲
將自降前項乾道八年七月八日指揮後來似此補授之
人亦各一體止令轉至□□□□訓武郎止今來本人已轉
至訓武郎所乞轉官有礙前項指揮去訖臣今若與書行
卽合行下吏部遷轉其吏部係是守法去處准前告示不
敢放行則是徒奉成命於本人實無所濟臣愚欲望聖慈
收回上件指揮庶免煩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
聞伏候敕旨九月二十

八

直前劄子

臣聞天不可俄度也而示人易地不可俄測也而示人簡
是故天地之神而萬物有所恃者以其易簡也帝王之德

配於天地亦若是而已其惟陛下臨御於今五年省刑薄斂天下皆知其爲仁兼聽廣納天下皆知其爲恕而近日以來忽事獨斷尋常指揮動出意表天聽甚高人言難入羣臣惶懼莫知所爲以臣愚昧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何者臺諫對班多是隔下間有論奏亦無施行人以爲陛下怒臺諫矣然經筵侍講妙選法從而黃艾首預識擢陛下何嘗怒臺諫乎給舍封駁旋被改除雖蒙留中不卽處分人以爲陛下怒給舍矣然王府翊善付以元子而黃裳終見信用陛下何嘗怒給舍乎留正無故乞解機政出郊數月猶未予決人以爲陛下怒大臣矣然隨班上壽之請朝奏而夕報可至欲使以左相爲上公陛下何嘗怒大臣乎甚者或以致仕而恤典不下則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死彼李端友備數館客卒於邸中賻贈隨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六

至然則陛下豈惡人言死耶或以乞去而亟請不獲則又紛然竊議曰陛下惡人言去彼辛棄疾召爲大卿卽去爲帥至欲以次對寵其行然則陛下豈惡人言去耶臣故曰熟慮而究觀之則陛下本心端不如此終歸於仁恕而已臣聞天度有常而或寒暑乖錯晦明反繆者必有干陰陽之和者矣而天度固自若也聖德罔愆而或喜怒失節舉措過差者必有誤聰明之治者矣而聖德亦自若也以是言之則不怒臺諫不怒給舍不怒大臣皆陛下本心也而況於惡人言死惡人言去豈陛下之心哉而又況自夏徂冬稍闕過宮之禮遂謂陛下以疑阻虧孝養又豈陛下之心哉夫不察聖心而見其形似苦諫而力爭之是宜天聽甚高人言難入也雖然羣臣孰不希寵何苦自絕雨露之恩孰不畏罪何苦自干雷霆之譴而孜孜半年爭此數事

陛下亦盍反求而徐察之乎若陛下於此數事反求而徐察之曰吾心寬大本無所怒今若有所怒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

奏議不重出之字下二句同

故歟吾心和平本無所惡

今若有所惡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故歟吾心孝敬本無所疑今若有所疑然何歟毋乃以某人嘗言之之

故歟苟有其人苟言其事則是誤陛下者也所以誤陛下

者將以孤陛下也

至此口奏甚悉

夫不察陛下之心而以形迹諫

爭者羣臣之罪也陛下本心端不如此而不察人之誤已

以致於此或者亦聖人之過乎陛下誠以本心之所存而

徐察之則知人之誤已者矣知所以誤已則外廷之黨論

可破外廷之黨論可破則兩宮之情意可通外廷之黨論

破兩宮之情意通天下尚何事耶以此圖大功可也不暇

遠圖以此爲小康垂拱而責成可也垂拱而責成則鐘鼓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七

絲竹樂與今同尊俎在席樂與今同臺池鳥獸樂與今同無不可也然則陛下何直爲此鬱鬱使天下徒日夜洶洶也臣最微賤最荷恩寵不勝忠愛之心爲陛下白發其端而不敢盡言惟至明至聖爲社稷大計爲富貴崇高遠慮而加省焉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是日因奏慈福宮加上尊號已有指揮未審重華宮何故未講此禮以臣攷古來聖人多以彌文縟禮交權上下今陛下方自疑阻稍闕問安之節若因此盛典併行於兩宮臣意壽皇須更開喜遂歷舉漢唐以來故事及德壽宮禮數上大喜曰此是好說卿可到都堂宣諭宰執明日奏事商量偶記得孟饗前齋宿不是奏事日分遂奏云明日宰臣以下齋宿無奏事上曰如此只就景靈宮齋殿奏事因奏臣小臣輒發

此議已是僭越豈敢承聖旨宣諭大臣以臣愚見只合待大臣奏事陛下自以聖意指揮卽尤見陛下孝敬之德臣不敢領聖旨上再諭朕遣卿有何不可遂到都堂具道上意是日趙知院在假葛丞相折簡相約請對比入文字御批十六日就景靈宮齋殿奏事與前言合諸公皆喜已而從駕孟饗遂奏事上意已變但云且許他

乞補外狀

臣昨不度疎賤妄有建白今月十六日伏准尚書省聚廳宣諭令臣不得說出伏念臣只是建議若行不行自在陛下則臣決自不敢傳布但緣當來會蒙聖訓令臣傳旨與宰執大臣則知者已非一人若萬一有人說出忽達天聽卽臣當坐漏洩之罪臣於此時無以自明臣不勝惶懼投誠君父欲乞聖慈與臣在外差遣或祠祿一次稍俟日久孤蹤明白別賜收用實臣至願除已具劄子經朝廷陳乞外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貼黃所是臣經朝廷陳乞劄子只如尋□□□補外體式更不說出此意伏乞睿照

乞祠祿歸展墓焚黃狀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伏念臣九歲而□□□貧賤養生喪死皆有永恨前此幸值郊霈始得贈父□□□而久官湖湘遠離墳墓今七八年不獲展省以行焚□□□每一念下爲之心折萬一湔先朝露卽兩親竟不霑□□□澤臣亦無以見於地下矣況自立朝委是尸素區區欲望聖慈矜憐衰謝來日不多特與祠祿差遣一次使得展墓焚黃少慰存沒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繳奏南班多慶轉官狀元缺依日錄補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三省同奉聖旨多慶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照得在法南班磨勘實及十年方許轉行一官其多慶所乞係口多方淳熙七年體例止及八年欲轉行一官檢照得紹熙二年正月二十一日指揮臣僚奏陳其有法者止當從法不得更引非法之例令御史臺覺察必罰無赦自後有司常切遵守今來多慶轉官正礙前項指揮自降前項指揮以後即無援例陳乞放行事例假如放行即御史臺必須覺察聞奏適為多慶之累臣欲望聖慈將上件已降指揮特賜收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月二十日奏

辭免起居郎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陳傅良除起居郎日下供職不勝慚懼須至煩瀆伏念某衰朽罷薦誤玷班列久無補報實不遑安昨嘗累具奏申乞從罷免或與在外及祠祿差遣俟命累月未准指揮今乃求去得遷若更冒然就職則是前請皆非真情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追寢新恩以安愚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九

分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兼職並依舊

繳奏安定郡王子濤賜宅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為利州觀察使安定郡王子濤奏今踏逐到宅子一所乞照令德等例撥賜居止以便享祭十二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安定郡王見無住宅以便祭享殊失嚴奉之意合從朝廷撥賜宅子一所永充見任安定郡王居住以存事體今來所有子濤奏請臨安府府衙後宅子未審堪與不堪永充嚴奉香火欲乞更降指揮下臨安府契勘聞奏

取旨撥賜仍不許其他官員指占亦不許將後子孫認爲已業如此則前後承襲庶免疊有煩瀆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十二月
初六日奏

繳奏刑部大理寺易大明阿王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爲刑部大理寺狀舒州申勘到百姓易大明并汪清妻阿王斷案事令臣書行右臣竊謂人之親莫切於夫妻妻而與人謀其夫則生人無措身之所矣照得阿王嫁汪清生一女三子自紹熙元年與易大明通姦以來凡其夫汪清所與疑慮易大明者皆密以告凡易大明所與謀害汪清者未嘗一以告也據案阿王嘗受易大明之謀醉其夫以酒又從之學作麻索套子將以勒死汪清不果如是者又一年而後卒殺汪清當殺汪清也易大明雖以鐵尺打傷仆地未曾氣絕令阿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

王快取索來阿王記恨汪清節次打罵亦有心要勒死汪清手解布機上麻繩付易大明勒死之是不謂之同殺其夫乎在律謀殺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昔人之意所爲斯人慮者甚嚴密也況同殺之乎春秋之義魯夫人與弒公絕不爲親禮也聖人豈忍絕人母哉與殺其夫雖子猶不得以爲母以是爲王法所當誅耳而貸不殺是無三綱而十惡之條廢矣臣自攝乏書姦人殺其夫之案或貸死者有之而未有如阿王之幸免者臣愚欲望聖慈參酌經律令有司別行議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十二月
十六日奏

繳奏傅昌朝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十二月八日奉聖旨訓武郎傅昌朝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九月

二十九日會具奏傳昌朝已礙止法兼違戾乾道八年七月八日聖旨指揮當蒙聖慈將傳昌朝轉官指揮留中不行去訖今來又准送到上件錄黃臣實不敢奉詔且傳昌朝蠢爾小臣乃敢宛轉附麗煩瀆朝廷變亂法度以臣愚見不惟不當轉行一官更合出自宸斷別作行遣以杜絕來者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十二月

繳奏藍嗣祖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奉聖旨進義副尉藍嗣祖昨在潛邸服勤有勞可特與轉承信郎令臣書行右臣據都官供到狀稱昨紹熙元年六月內給帖補該遇潛藩應奉推恩人共四名藍嗣祖章顯祖顏守忠王演各係白身並補進義副尉數內王演係收使昨該皇太子宮祇應陸宣公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三 十一

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皇后受冊推恩賞轉承信郎顏守忠係收使皇太子宮祇應陸宣公奏議終篇賞轉進武副尉又收使高宗梓宮發引賞轉承信郎見得二人各係收使兩宮賞方轉承信郎今來藍嗣祖與二人補授年月事體一同卽無上件合該收使賞典徑與特轉顯是不均恐非公朝待人無私之意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十二月二十三日奏入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四

奏狀劄子

繳奏牽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牽逢原奉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臣將指湖湘已聞牽逢原之爲人且見其行事矣其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湜親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以爲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爲無罪乎而遽進爲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一

中興之初分置屯所江淮之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別置總領給餉其軍特以王人爲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聖旨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培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牽逢原爲帥無狀密院鐫戒尙不知改至爲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陛下朝以爲罪而暮遷擢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爲超越但適當宥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慈將牽逢原新命特賜追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四月二十日奏入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牽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御

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罪不當遽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爲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混爲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培克士伍墮廢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爲之覆護特從宥免此陛下善將將之道而率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恐逢原驕人昧於理義妄窺朝廷意出姑息卻復專橫愈無悛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爲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爲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寮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逢原之惡正以事關軍眾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知改然後除授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候敕旨

十二月二十六日奏

內引劄子正月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二

人奏議人上有臣聞二字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爲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爲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爲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污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爲庸人則是貴之者適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修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修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爲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仲淹修不能暴白於世而况不如仲淹修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呂公著蘇軾轍奏議無轍字之徒亦嘗以爭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爲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

去就之誼而苛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世而况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將淪胥而爲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爲愛惜人才則未也旣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比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召兼用爲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爲罷給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爲郡一降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役何以爲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懦攝官詞掖嘗不度疎賤論奏內侍不當爲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口而其人至今出入禁闈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兼他官空處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三

則中書後省與黃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奏議可有曉字者臣故曰陛下可謂覆護羣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不勝拳拳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誼下原空三字陳本此補者此陛下誠以愛惜人才爲也三字據奏議補陛下二字職而明其去就之誼請自不下元空字奏議此句作請自不肖臣始若元空據不下元空字奏議此句作請始今從之肖臣始若元空據不下元空字奏議此句作請則當去內侍以臣爲不足備使令則當去臣臣之誼明則羣臣亦各務明誼羣臣各務明誼而後聲望不污操履無闕羣臣之聲望不污操履無闕是不爲此下元空三字出議此句作是不爲國有人乎今從之國有人乎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

闕羣臣之聲望不污操履無闕是不爲此下元空三字出議此句作是不爲國有人乎今從之國有人乎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

則亦元空據奏議補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奏議人上有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爲尤難

其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奏議

構深言之姑誦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

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

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

省閱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冊或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

景燕衍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又必宣召宿直官從容

晤語閒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渝忽一日不

如是卽內侍以近醫藥爲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堯父舜

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課爲日程拘拘

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幸遭逢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四

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然若神雖執

禮名家無以竊議於以仰窺聖心持養必有道矣而比來

傳聞往往以爲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之閒稍失次第

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說多端以臣愚見或者

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其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而又

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

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

閱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冊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

歟不然則燕衍尊俎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

又不然則是燥濕陰陽之寇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

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

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爲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

時莫知其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

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爲常度非徒以親政浚民亦元亦下空一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財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褒錄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竊觀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某一子官仰見公朝旌念舊臣苟有勞烈卽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眾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爲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覩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爲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爲翊戴之功之首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爲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傅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錄瑕令人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五

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爲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乏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寒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敷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節文爲冊寶都大主管所申奉上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省同進呈奉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賞內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恭覩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

分減一推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至尊壽聖皇帝壽成皇后尊號冊寶行禮了畢并正月十九日修製中宮冊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十三人轉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內人數比紹熙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二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尙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年推恩之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宮四冊四寶事務繁重職掌稠疊計日甚久爲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上慈福宮尊號冊寶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寮偶被驅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爲酬獎所是一宮一冊一寶旣與三宮四冊四寶體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六

例迥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候一等具申尙書省取旨推恩先次獲降聖旨指揮轉行兩官一時後省皆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逐人妄援前例保明陳乞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大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所申首爲身謀上欺聖聽因苾儕輩大啟倖門而又增添員數至五六人共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寢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惜名器將上件指揮除軍兵聽換犒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僥倖衰少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

玉牒所進壽皇聖帝玉牒會要所進壽皇聖帝會

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
特行減半推賞與今來事體一同伏乞睿照

五年

十一日
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奉聖旨忠訓郎
御前祗應孫拱之爲□□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
行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
之閒已轉五官數內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
年九月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
轉一官臣不知其有何功勞彼此恩數歲月未久僥倖太
多壞武臣年勞之法長襲近私謁之風臣不得不爲陛下
惜也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月二
日奏
入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七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聖旨
已降指揮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依淳
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其
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
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一冊四寶差人
管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
置便合取旨省員卻乃比如舊數增多六人其爲欺罔不
待力辨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鑄減此臣所以從寬論
奏乞只依元年員額已荷宸聰悉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
上件指揮以臣窺度必非聖意自欲反汗以長倖臣只是
此曹恥於退聽求勝公論且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
係是第一等推恩人若許存留卽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

是身爲貴近者亂法度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賜收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月二十日奏入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一道恭奉御批爲係實該五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爲臣所繳冊寶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至再具奏聞者右臣照元作對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冊寶官減員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日續降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當日審奏續降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八

二事可其奏者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內降者陛下之不得已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陛下之初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之公論而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贊邦政豈不爲廢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聖慈將十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書行孫拱之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得依奏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御批粘連在前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年二月十四日奏入

貼黃恭准御批孫拱之爲係實該五年勞賞可

特與書行今取到吏部狀御前祇應本部卽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伏乞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倚日錄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爲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鄰皆官至寶文閣待制內高祖正義大夫祖父皆命官今廷倚以僧惠深受其賃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又辱罵其骨肉迫逐起遣不勝忿恥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年髡髮居役定斷卽廷倚元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斤罪止於此矣本州復引勅有蔭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舊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捃摭細故汗襪衣冠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爲例操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從末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二月二十九日奏入

入奏劄子

四月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九

臣不勝螻蟻之忠輒有愚言仰干天聽如蒙省覽卽臣雖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况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有尊爲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賤者羣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宮其勢易疎故也夫惟其勢易疎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內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宮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

爲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閒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卑賤不能知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閒兩宮者乎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又亦以傳言爲諱由是禮文寢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以不避萬死而輒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天意信謂如此卽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然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乞祠申省狀

四月六日

伏念某一介疎庸重以衰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瘵曠實多稍涉歲時曾亡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

報效嘗聞諸夫子曰血氣旣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乏陳力之勞違戒得之訓者矣內負初心外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祿差遣狀劄特賜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

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乞對狀

四月十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輒論及兩宮事仰荷聖慈闢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閒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卽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卻留不下十二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聖慈諭臣以向來文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明詔以致尙稽順動枉招謗讟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則非陛下之不聽用臣而臣

實負陛下也欲望更賜以燕閒之頃令臣縷縷言之苟以
蠅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聖重歡四方相賀則臣之志
願畢矣除已詣閣門進榜子乞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四 十一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五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四月十八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輒論及兩宮情意未通事仰荷聖慈闊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閒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載籍閒或如此然而秉彝之性不可解剝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懷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難以盟誓相要竟亦關防不已者乎又况陛下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一

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適至今日尤非本心苟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疎魏耶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閒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鬪喋之計爲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蓋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赴愬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朋閒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尙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爲陛下誤有所疑而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百執事之言而爲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於旻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望恩之

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遂成永恨二君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閒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不爲虞舜而他日之將爲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爲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

四月二十三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爲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爲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三日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二

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准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

四月二十六日

臣竊觀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眾矣誦說義理條陳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聞或聽之亦不過勉強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爲聽嘻笑不加怪矣獨臣私念以爲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閒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爲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枚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爲留難其

在內廷不必人人過爲猜慮如此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要力請乎而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翊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會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召大眾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皇恐踰躅前此對後輒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卽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寬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蹈實禍懷妄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倖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三

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閒居建章宮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爲蠱祝詛莫敢訟其冤者已而有戾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內殿火帝以爲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閒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云有賊至以嬰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不解姦臣夤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陛下不過宮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言不以爲責善則以爲猶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壽皇責善爲天下計爲社稷宗廟計耳假使陛下政事修明人心愛戴則壽皇之願得

矣尙復何辭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惑以其人爲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爲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爲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爲信而成不療之疾臣切以爲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貽禍也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爲陛下懇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掇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輒有管見僭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寮調護兩宮上云此卻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使不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四

會說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文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事如何則好某奏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難赴死亦當向前况是誦重華宮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爲然且云待諭與宰執某因檢照得中興會要在孝宗時以參知政事錢端禮充德壽宮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人充重華宮使自後應合奏稟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至阻隔某以管見如此適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施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勛李熙靖王管龍德宮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宮并乞

鈞照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事面納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速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恩何敢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頗竭愚忠誠冀幸上意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卑反覆諮度蓋已確許矣而竟中輟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此請不謂聖度寬容再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某危懇若此儻若誠意學術尙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祿謝事求便其身區區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敷奏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五

奏事劄子 五月四日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不得以天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啟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啟是也秦人自以爲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共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爲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

不恤舉世爲之惶惑而不加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爲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諭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參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爲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爲憂疑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庭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邈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爲之皇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六

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苦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閣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開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謂肘腋之變蕭牆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畏哉雖然破疑爲笑在感頰之頃則轉禍爲福亦在反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強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

也徒以聖意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矣故今日過宮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宮則人心以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爲此岌岌也在易睽之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前張之弧後脫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載鬼盈車吁可怪也方張弧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弧則無爲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奈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爲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祿永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說以望裁擇惟陛下速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休致目錄
作致仕錄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七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慈速賜處分取進止

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日解官繳納休致書省樞密院

辭免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申省狀

准溫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除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伏念某立朝無補分當斥誅聖恩寬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零不謂納祿未久成命已下寵以祕府論撰之名專以親王勸誦之職自昔寬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疾雖欲勉強支持不前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祗受除已將省劄送溫州乞備所申繳納外欲望

朝廷特依所乞令守本官致仕追寢上件□□元空繳奏二字施行

辭免祕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疎庸及此衰晚
誤玷朝列迄無補報內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
愚分况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
前奏事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疎天聽高邈幸蒙從
欲分當永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論議之章專
以勸誦之選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
淵薄冰之懼慙誠慚免所以九頓首於洪造也其惟少保
大丞相先生諒人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
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
某宜置閒散又况玉音在耳不敢誣也干冒鈞嚴無任皇
懼隕越之至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五 八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溫州遞鋪傳送到尙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依舊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令疾速前來供職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干宸聽恭惟陛下因天人之心應帝王之運屬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稟命慈闈嗣服大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春秋變之正無以過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著維新之命獨先眾人豈臣區區所敢當此况臣立朝屢年曾乏涓埃之補幸蒙上皇矜憐齒髮將近朝露放還田里俾全晚節而陛下顧以簪履之舊尙欲使令此臣所以踧踖不遑須至控免伏望陛下察臣平昔素非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頽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淮溫州遞到尙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惟古者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罷行之政既與二三大臣共決之矣至其播告發明寫之簡翰則苟能言者皆可使奏伎於其閒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蓋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輒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職往往能爲天下患不但言語工不工也恭惟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奈何先天

下士玷此選也以爲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爲攝官久則
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茲維新之命夷夏屬心不
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以不殫煩瀆仰干天威伏惟思詞
臣之重守家法之嚴而先眾俊謹新政特寢誤恩昭示中
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
尙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恩深
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爲陛下誦
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
天聽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懇悃臣聞潛邸舊臣
號爲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命承旨故其人
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爲義其切磋講習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二

之人耶則嘗敷陳治道啟迪心術矣故其人志不在恩寵
而以不徒空言欲見之行事爲義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
肖不謂遭際備數勸誦凡向者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
陛下誠尊所聞誠行所知以此答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
世之下臣與有榮耀焉卽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况陛下
以睿哲之資日進不已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
三僚佐之比如臣陳言不足施行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
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高明所知益光大矣卽臣雖不在
左右亦死且不朽苟惟不然皆恩寵爾况臣以休致之餘
動關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不類所以不敢冒昧於一
來也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除已具申尙書省外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
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
揮故更不辭免兼職今臣已迫威命前來供職所有兼侍
講職事難以冒處須至懇祈冀回淵聽伏念臣向事朱鄖
備數勸誦方當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爲人臣爲
人子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尙堪勉
強故閱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幄事體絕異蓋非政
事之臣而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帝顯王之業凡所敷
陳必至德要道急先之務一語一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
家陰受其賜非徒指摘章句累次篇幅而已也然則如臣
豈足堪此且以孟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
杜亦王佐也而不能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
聖賢不可以強如臣之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溫故知
新之益今謂臣嘗爲儲君講矣當能爲天子講臣誠不敢
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令之陛下眷舊之恩則厚而
臣不知懼是但貪寵也又况府僚限員固難博擇今陛下
有百官之富賢俊林立欲求多聞豈無他士何乃眷簡獨
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庭鴻
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勅旨

十月初五日
奉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准尙書省劄子奉聖旨陳傅良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
莫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
以垂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西掖又直北
扉豈非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衰疾蓋年
未六十而齒牙脫落鬚髮皓然終日強餐不能杯飯未昏
就寢畏見燈火以此聰明銷退往往善忘况自比年迭爲

二史脚力疲於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
幸蒙上皇放還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陛
下龍飛首加收召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
如此雖使高人隱士影響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
况臣嘗備宮僚久辱使令最蒙眷遇者乎黽勉此來實出
感激然自再入脩門故疾輒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
當郊霈之後覃轉封贈數倍常時詞命填委幾以百數日
不暇給下筆甚慚故臣區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
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陛下驟寵異之使兼內制臣恐自
此顛隳無日矣何者精力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
強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隆寬不以爲罪而書問之不酬
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
隳也苟至於此豈是陛下全度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察臣
惘惘實非飾僞曲垂淵聽將上件兼職特行寢免伏候勅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四

旨閏十月初五日三
省同奉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
其惟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顛顛
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
兼被黎庶者矣臣不肖輒有管見一二仰裨聖明惟陛下
財陳本
課裁幸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

問民疾苦仍申儆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

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

以示責成之意一乞撫問公邊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陳本

賜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稍出

內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寬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

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
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爲法太上皇爲鑒
臣切以爲是說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
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積
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爲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
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
擇其爲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大成矣臣淺陋
不能盡識兩朝之意輒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
恢復恥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閱
念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
一可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閱章奏日了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五

一日勿問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召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
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
通顯所言不酬始督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
關防之意此三可法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
積累數鉅萬唯是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爲
天下用而不用諸己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
訪其處民間利病有以便民爲請隨卽施行蠲除貸宥曾
無留難未嘗輒怒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
此五可法也臣以爲孝宗之治可爲法者非一而陛下宜
法此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每事付之外庭采
於公論左右便嬖絕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
金縉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一可法也八廂羅事元作濕
土據突正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動羣臣此二可法也行

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爲之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以爲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臺諫論事奏議雖累上迫奏議終不以言爲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太上皇之治可爲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隆寬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蓋舉元作奉據偏而補其弊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取捨以惑聖聰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尙何謂所尙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爲陛下誦之方高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六

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讎欲定中原欲還謁九廟則其志尙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尙在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闕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闕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尙不雜不怠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爲喻之說而非勸陛下之說也今陛下春秋鼎盛銳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絕無嗜好臣切以爲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爲堯舜以此爲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尙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尙一事則將並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

力之地且夫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陛下將聽並進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閒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可以爲堯舜可以爲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銳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著元空據奏議補也此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且以拯民窮爲所尙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游戲翰墨至於燕私此憂此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爲是亦陛下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充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球陳本作拯民窮爲所尙卽是仁心仁心卽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

第二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七

臣竊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爲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爲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爲帥爲漕爲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爲之故也旣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爲帥漕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爲法令之所束縛則爲浮言之所動搖不爲時政之所諱惡則爲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苟歲月耳而况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恥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爲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

者其閒僥倖或得貼

元作監據奏議正

職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

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爲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

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

奏議作

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

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爲帥漕連銜剝牘奏辟一屬官

平工奏議

也則不過

若准備差遣之類輒不可得若平工

奏議

則不過

送部勘當訖於陸沈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該奏議部詰

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恥屈人情之不樂

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以親族子弟牒國子

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卽子弟無

奏議

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著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

殿一舉不然則爲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

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八

輕雖賢者猶不樂爲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人

奏議

字而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

人不樂爲之至此奈何憚改乎臣竊以爲今日之勢莫若

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

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

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

次第自去而有爲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乞蠲

元本脫據目錄補

放身丁錢劄子

眞宗實錄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

萬邦厲精庶政一夫不獲尙切於憂勞九賦用均唯思

於寬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浙江之區介彼東南

之域而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多俾樂康

之斯洽洪惟利澤已浹編氓然計口算緡尙存於僞制

治財吝納仍限於歲輸特俾蠲除式申曠蕩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自如有以下十三字凡歲免緡錢四十五萬四百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御札則知其為東南僞制也本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之至淳化三年免見十月四日瓊州勅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年免見七月四日兩浙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見正月十五日鹽亭

福建路勅見九月質舍寄任者有之

戶有之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見九月州路勅

至咸平六年免見四月死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見八月

二十日杭越明睦州勅見逃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檢閣見

衛安秀蘇湖十二州勅見又僞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

興國五年定納錢一百七月高象先奏請福州長溪有溫台等州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六 九

投過一千七百餘戶二千餘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

德二年定依溫台州見納錢二百五十四月二十日蘇州

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納錢二百見八月十七日睦州每

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

絹折納五月二十三抑見僞制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

勅命大抵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

斂漸趨於平至是迺一切蠲去與民更始天聖閒侍御史

章頰言先帝除放僞命身丁東南之區聖德所破十六年

矣放過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聞申申字疑衍匱乏可

謂至論然臣又按實錄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司言大

中祥符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迺蠲

除之蔡襄亦嘗言僞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化

□□□作米七斗五升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福

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奏
因依遂至先朝大惠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溥及六
路其閒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之故推
而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欲省賦
甚矣開者斷自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經費爲言
其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且
其爲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爲丁視納元空一子
折帛之家殆累數萬緡陛下尋祥符之詔斷而行之幸甚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內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宣借廂軍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良臣每月供給免折酒與依韓侂胄例支破仍具知委聞奏本府除已恭稟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審伏候指揮閏十月一日奉聖旨依已得指揮令臣書行右臣不知羅良臣爲何人但爲陛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敢不具奏耳何者差兵士十五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中使傳降旨下諭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不虧損國體玩瀆主威乎臣忝爲詞掖論駁此等小事固有慚色區區願望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厭之輩敢復以此干冒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卽須行遣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下一號一令皆有關繫不出於私謁皆足聳動不至於徒行幸甚幸甚臣愚欲望睿慈將上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年閏十月
初三日奏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爲知閣門事謝淵爲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等可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遷轉准此事令臣書讀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其守之有不可踰者知閣謝淵爲皇

太后親弟請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眞俸之支則有不可吳瓌吳玘同爲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爲檢校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瓌之請眞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玘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瓌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玘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扳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眞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瓌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玘臣是以不容不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眞俸爲請者一切以定制裁之旣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爲小補所有錄黃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二

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淵爲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錄黃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莽失於檢照不及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卽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恭惟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爲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

久快意向恩浸開倖門自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肅更
乞陛下念付託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
及閑慢之事除卻朝廷公眾啟擬卽與施行應于宮禁小
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輒有指
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
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十
四日奏入

繳奏朱熹宮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
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任便居住又准送
到并免朱熹謝辭錄黃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朱熹
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祿今也欣慕聖
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爲得人則進退之閒豈宜容易
未審何故遂聽退閒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三

不能回密旨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
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以纔有所聞一一具
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
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
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二十
四日奏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容
之德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睿照

繳奏紫霄宮免科敷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錄黃一道奉聖旨紫霄宮五嶽殿係專一
崇奉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二稅
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書行右
臣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內旨已蒙開納今

紫霄宮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等事可謂煩瀆天聽玩狎主威矣况今貧民困於科折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反得幸免卽本宮遞年合輸財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在人戶名下是恩足以及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也臣愚欲望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乞一切斷絕天下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閏十月二十日奏入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陳峴差知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爲陳峴早爲從官素號鄙俗多歷方牧蔑聞廉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欲復用睥睨累歲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眞無公論士大夫眞不必事廉恥而巧宦者皆有僥倖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臣豈與峴爭區區一郡哉况峴自駁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爲次對諂事太守以爲諸兒求權局而已共惟始初之政方向旌別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宜獎用臣愚欲望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四

十一月十日奏入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准尙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尙有管見不敢輒冒受上件兼職須至煩瀆乞賜寢免蓋臣自爲郎官卽兼檢討幾涉三年未嘗得效鈔槧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自效何也史院無專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

撰官繇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思李獻沈揆及
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章穎黃艾沈有開黃由
薛叔似及葉適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錄
缺然如故與臣未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
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上皇嘉納
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聖慈特垂省覽令
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
入局同其商量分擘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
效但添兼職是恩寵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
上件劄子未敢祇受伏候勅旨十一月二十七日三
省同奉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
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五

文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爲恩寵而未
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冒
昧不盡其情蓋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以各有攸司
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雖眾成書尙難
如臣於今朝行最爲衰退舊學昏忘前聞遺失已試罔功
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見當今良史之才莫
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吳仁傑王明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
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熹帥江陵適總淮餉秉筆
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
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領將天下皆以爲得人豈非聖
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哉但熹旣去國假如強起猶在數
月之後而適尙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
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祕

閣名目以留葉適則不過年歲可冀奏篇共惟高宗中興
盛德大業可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
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兼臣緣多病正欲少須
別求一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揮臣不敢
祇受伏候勅旨

貼黃稱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

論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爲其人不堪此

選卽臣當伏罔上之罪伏乞睿照

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

已降指
揮不允

應詔薦宗室趙師處趙師淵狀

淮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比來宗室

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

以備選擇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六

與庶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所識仍加

訪問欲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尙沈下僚最有

士譽如宣敎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處文林郎前監

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飾趣操廉靜可以仰備選

擢敢以上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五年十二月
初三日奏入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淮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爲係潛邸講堂官轉

一官者伏念某一介疎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勸誦

累年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涓塵仰裨海獄反以尸素上累

知人之明又況自致煩言尙叨祠祿竊伏思念罪重責輕

銜荷恩私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儲僚羣賢同在論功行賞

之數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祇受除已寄納温州軍資庫外

伏候指揮

慶元元年七月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尙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聖旨陳傅良沈有開並與郡拜恩殊特揣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省驟蒙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千指叨竊溫飽銜戴隆天厚地之施莫知稱塞曾未改歲再蒙拔拭俾司民社仰惟聖上矜憐簪履之舊致茲誤寵感銘次骨誓竭糜殞伏念某衰病日侵鞭策不前矧已試罔功愆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成命遂下冒昧祇受必致顛隳重煩造化欲望特賜敷奏許某終滿祠祿庶幾少安愚分

嘉泰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三省

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准尙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適闕有合奏陳須至煩瀆者憐貧恤老君相之恩量力效官人臣之誼伏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七 七

念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顛掉如風神明支榦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尙堪驅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況溫陵大邦甲於閩部蕃漢雜居獄市難擾而使衰瘁當之必見闕誤課以禱報徒遭罪責載念臣自叨誤恩畀以祠祿月有所入足了醫瘡若及滿歲庶保殘齡貪戀公朝豈所覲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卻抱無窮之恨又况此邦比年選牧多處法從某往者疵釁之深患在高位雖循省不爲不久技拭不爲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公論不置且見顛隳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

嘉泰三年三月

十三日同奉聖旨不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講義故事

附議

右史進故事

紹熙四年二月二十二日

唐陸贄奏議奉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表盡忠朕本性甚好推誠亦能納諫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信不疑多被姦人賣弄所致患害失在推誠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以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聽納卿宜深悉此意於是陸贄上疏極陳其不可有曰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信旣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旣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由是有失實之聽又曰眾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悔而莫之省納又曰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眾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情理道全乖顛危可待臣嘗論之若德宗可謂好疑之主若陸贄可謂善諫之臣矣臣比因賜對亦嘗有所建白而玉音下諭頗涉疑情故敢輒陳前鑒以備采擇

資善堂進故事

太子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王褒等皆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迺歸

元帝八歲立爲太子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

洪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謁者召致廷尉
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
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

元帝紀贊曰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劉元城先生安世云蕭望之爲太子太傅八九年固深知
元帝之爲人及元帝卽位乃欲逐去許史恭顯元帝
昏庸豈能去許史恭顯哉故恭顯奏堪更生等下獄
上初卽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爲下獄可其奏後上
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且望之
久爲太傅知太子仁柔宜輔導之使洞曉天下之事
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之八
九年閒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矣

太子侍燕之語可謂甚美旣卽位益鄉儒術然不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二

知召致廷尉爲下獄何也習聞書生之談而不通
於當世之務故也觀其苦忽忽善忘不樂則其天
資固中人以下耳望之堪輔導各有年無能改於
其德一日卽位乃欲勸之去宦官外戚用事之
人豈不繆哉而望之竟以譖見殺善乎劉安世論
之曰望之知太子仁柔宜輔道之使洞曉天下之
事然後可以爲人主今乃懵然無知如此不知望
之八九年閒所以輔之者何等事也亦不容無罪
矣

經筵孟子講義

目錄作
議誤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
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
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

有肥肉廢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

聖王不作者言周之衰上無明天子也諸侯放恣者言上無明天子則下無賢方伯凡有國之君皆得自便縱欲而專利也處士橫議者言自天子至於諸侯皆失其道不復以明教化爲務則天下蕩然學術無統紀而世之處士各橫爲議論人自爲一說家自爲一書也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者言處士橫議者雖多於其中獨有楊朱墨翟之教盛行而莫之抗也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言從其說者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三

之眾也舉天下之能言者不以楊朱爲師則以墨翟爲師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教□□道也楊氏爲我是無君也者此孟子之所以闢楊朱也何也朱之爲說曰拔一毛而利天下弗爲也且夫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故人主者天之所置非天下徒尊之也葵藿之於太陽江漢之於海鳥獸之於麟鳳皆此物也而誰敢易之是故天下之士忘身以爲主忘家以徇國非直苟利祿也假使世之學者皆操楊朱之心雖損一毛而不以利物是無與事君者也故曰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者此孟子所以闢墨翟也何也翟之爲說曰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父母是也今夫人有父母有兄弟有夫婦均此愛也而先王立教每爲之差而獨隆於父記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私其父不私其父不可以爲人子矣是

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此言苟私其父雖其父之伯仲不可以不異宮也又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主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無二尊也此言苟尊其父雖父之妃不可以不殺服也是之謂一本假使世之學者皆操墨翟之心愛無差等是人人而父也故曰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者孟子極其弊而言之也人所以相羣而不亂者以其有君父也有君在則上下尊卑貴賤之分定有父在則長幼嫡庶親疎之分定定則不亂矣苟無君父則凡有血氣者皆有爭心苟有爭心不奪不厭是人心與禽獸無擇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此孟子舉公明儀之語推廣言之也公明儀以爲國君之肥馬在廄而民飢殍在野是爲君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四

者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仁義充塞則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者蓋孟子終言楊墨之害與禽獸無異也且夫孔子之道所以尊信於萬世者非儒者能強之也誠以三綱五常不可一日殄滅故也三綱五常不明而殄滅則天地不位萬物不育矣自古及今天地無不位之理萬物無不育之理則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三綱五常無絕滅之理則孔子之道無不足尊信之理今楊墨者自信其私說而不信孔子故楊墨之道不息則孔子之道不著如此則邪說行而仁義廢今夫人之所以老者相其養幼者相撫字敵已者相往來以其本諸仁義之心也無君則不義無父則不仁矣此心苟亡則私欲橫流弱者之肉强者之食爾故曰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
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
辨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抑遏也兼并也言并治之也膺當也言北當戎與狄也懲
艾也言南艾荆楚及羣舒也承止也言天下莫敢禦之也
聞之曰聖賢之生斯世必以天下爲己任堯舜之時洪水
爲天下害商之末夷狄禽獸爲天下害周之衰亂臣賊子
爲天下害戰國之際邪說詖行爲天下害洪水夷狄之害
則生人不得安其居不得安其居則不得適其性矣亂臣
賊子之害則生人不得定其分不得定其分則不得適其
性矣邪說詖行之害則生人不得修其學不得修其學則
亦不得適其性矣是皆人心之所由紛亂而昏蔽也聖賢
者天民之先覺將使之啟迪人心而歸於正者也則以生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六

人爲己任者聖賢之責此正人心以承三聖孟子所以不
得辭也是故禹不抑洪水周公不兼夷狄驅猛獸使斯人
脫於不安其生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禹
周公之責不塞孔子不明亂臣賊子之罪使斯人脫於不
定其分之患而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孔子之責
不塞孟子不辯邪說詖行之非使斯人知所學而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相保也則孟子之責不塞禹周公得君以行
其道則見之立功孔孟不得君以行其道則見之立言凡
以盡聖賢之責而已且夫禹周公人臣也孔孟布衣也夫
爲人臣爲布衣不敢不以天下爲己任況尊爲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乎今敵國之爲患大矣播遷我祖宗邱墟我陵
廟羶腥我中原左衽我生靈自開闢以來夷狄亂華未有
甚於此者也高宗崎嶇百戰撫定江左將以討賊而沮於

議和孝宗憂勤十閏經營富彊將以雪恥而屈於孝養二聖人之責至今猶未塞也陛下以仁聖之資嗣有神器豈得一日而忘此耶陛下誠一日不敢忘此則當以天下爲己任而不敢以位爲樂所謂一日不敢忘此則不敢以位爲樂者每行一事每用一人必自警曰得無爲敵國所侮乎吾民困窮如此吾士卒驕惰如此吾內外之臣背公營私如此吾父子之間歡意未洽如此吾將何以待敵國也常持此心常定此計周公豈欺我哉則大義可明大功可立矣雖然臣特因兼夷狄發明一事爾若夫人心不正豈止於此皆陛下之所當講也臣不勝拳拳

僖祖太祖廟議

詩清廟祀文王也 執競祀武王也 天作祀先王先

公也 先王謂太王以下先 思文后稷配天也 我將

公謂諸盤至不啻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八 七

祀文王於明堂也 雖禘太祖也 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禘太祖謂文王

生民尊祖也 天保禴祀烝嘗于公先王

禮記中庸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

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 大傳禮不王不禘王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盧植以禘饗爲五年殷祭以后稷配之

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百世而昏姻不

通者周道然也

周禮大宗伯以肆獻禋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以祠春

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嘗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典瑞禋禋有瓚以肆先王 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

如之 司服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 大司樂

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 先妣姜嫄也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

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闕宮 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

祖先祖謂先

天府掌祖廟之守藏

祖廟始廟

守祧

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

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

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馬昭云諸言祖者近言太祖遠言始祖

若公子之子

孫有為國君者世世祖是人也

不祖公子春秋外傳魯語臧文仲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

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

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幕能

帥顓頊者也有虞氏報焉杼能帥禹者也夏后氏報焉

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高圉太王能帥稷者也

周人報焉凡禘郊祖宗報此五者國之祀典也

以經傳攷之自商而上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生

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為宗而祖顓頊商人則異是矣亦以

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封之君故商以湯為宗而祖

契周監二代郁郁彌文於是以受命之君為祖繼祖為宗

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文王未稱王何以得為受命之君周公為之也其在詩文王文王受命於周也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此周公推

受命於文王祖文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而宗武之事也

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

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則見周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

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祧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

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

王季之廟樂也

文武每廟各有樂章文王配帝又別有樂假如后稷為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

廟樂今天作一詩通用之先王先公則由王季而上其遷主皆藏於后稷之廟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秬鬯二

一不及后稷不應每事皆遺太祖又明驗也

后稷固先公之廟也守祧八人蓋以此以天保之詩曰禴周禮享先王禮甚備享先公但用鶩冕或有隆殺之等記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則太王爲祖而文王猶爲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禮作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閔予小子之詩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廟成王時也雖禘太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文母則是以文王爲祖而武王爲昭考矣武王爲昭考故

文王之子皆第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也周禮掌祖廟之守藏注云祖廟謂后稷始祖之廟詩禘太祖注云太祖謂文王王肅家亦曰文王自是祖廟孝經云宗祀文王宗自訓尊則以后稷爲始祖喪服傳曰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太祖明文也

馬融云諸言祖遠言

始祖近言太祖是也韋昭曰商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成文王之業而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而後更祀文王宗武王此說近之矣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爲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周變夏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至於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禘饗又前此未有也商人禘舜至周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漢魏以來諸儒攷經不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某所以專以經爲斷以贊廟議之決其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太祖之所推尊爲定以

僖祖爲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羣臣之議不相抵牾而大典可就矣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九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壬辰廷對

臣恭惟陛下發德音下明詔博考漢唐已然之效下問承
學之臣憊然有師古不自用之心顧臣淺陋何以稱塞抑
臣聞自古建議之臣赴功之臣翊扶治道之臣類竊嘆曰
不遇聖主如遇聖主當不自用則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
者臣亦稽之漢唐興王雖六七作考論君德鮮能全美是
以規模褊迫而治效凡近陛下寬仁神武對於二五歷代
奏議五十二之隆粵自紹堯所以剪除文具脫畧邊幅嘉
載作三五與羣臣洗凡而破陋以躋至治以迓宏休甚盛甚美臣愚
妄自量奏議度陛下之聖誠具二美何謂二美臣觀比年
有大更張有大施設造命之初慮不可奪一旦事狀陳露
陛下頓悟立改曾無留難天下咸曰陛下之無我自昔所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一

進今不知其幾何人矣四字元作爲何其間蓋有違詔令
負任使者陛下察見情僞一子一奪動中公議天下咸曰
陛下之知人夫以無我之量知人之明於漢唐可俯視焉
而臣伏讀聖策曰朕丕承大統奏議司牧兆人寅畏嚴恭
懼德弗類是以順考帝王之憲鋪尋載籍之陳奏議求其
可師以濟於治蓋方慊然師古而不自用如此則臣所謂
言無難行事業無難就者捨此時尙安須耶然而十有一
年於茲而治績未進於古下情猶鬱公論猶沮士大夫猶
有懷不敢盡獨何歟或者陛下之所以聖亦所以累盛奏議
聖德歟不自用之心雖能形之於言未能充之於事歟臣
竊迹前事曩者創復發運經營移屯當時廷臣亦有疏其
非是者而陛下姑惟試之終於無狀今謀者有譏矣奏議
將命者有譏矣豈惟朝野誦九重之不吝而服其奏議

字英斷哉雖陛下將自喜矣苟惟自喜是以為累夫夫奏

者何有去故之喜則則奏議不若奏議有圖新之謀奏議抑臣未知來

者之獻計果有以異乎此此奏議作奏議否也以臣參之輿言揆

之事情其誕謾苟且舉是類耳陛下捨彼取此而不察其

適相類臣恐後之悔今亦猶今之悔昔無乃以大有為之

時徒費而為改過之日月乎夫以天子聖明春秋鼎盛何

向奏議不立今且二當據改紀歷日彌長歲復一歲改

過不給可不為惜乎漢元帝唐德宗元唐德寵任羣佞

不移如山遇主如此政復何恨奈何以虛心大度過不憚

改而奏議無而字僅足以度越庸主而陳本有充竟無所施也

聽言之道亦於誤者察之耳假如曩者以好邊功誤繼今

言邊功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愛根本可也曩者以微

近利誤繼今言近利者無遽聽可也反而求之識大體可

也且陛下何不一思曩者誰為主張是乎時不再來事且

積廢每試不效曾未決捨已乃數悔而頻改之豈所以圖

全耶臣是以妄議陛下雖有無我之量而累於自喜也且

陛下之所尊信所寵任其果以為皆忠實而無欺乎深謀

遠慮而無敗事乎若果待之如此臣知陛下必已奏議舉

國以授之矣今乃不然雖已尊信已寵任蓋至於論人論

事之際陛下類有執而不從從而盡者然則尙疑之歟

夫尙疑其人則必既見元脫據其情而有奏議待遇如

故委寄如故元空何耶豈非聖明之意自謂吾能知之吾

能駕馭之彼雖欲為欺不可雖欲害吾治不可姑亦縱捨

而弗問乎以此自恃所患滋大何者聰明所加豈無限極

萬幾元作機奏議之務烏能徧知陛下之所執拒奏議十不一二而轉移侵竊於冥冥之中殆不可勝數矣夫未

知猶可耳既已知之彼且求固凡所以自歸於君上者惟
有恭順耳惟有伺候趨和耳惟有養交借譽以蓋前愆耳
陛下見其如此因置弗慮豈知面從者皆所以爲背違之
地乎苟無誠懇豈足憑藉今予之事權假之歲月足以遂
其私矣徒曰駕馭陰受其害此臣所大惑也大抵使貪使
詐惟爪牙之賤役可也股肱心膂要須忠良用入之道百
王一法不宜以洞見是非易此弗守臣是以妄議陛下雖
有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也夫陛下之憚然元空二字師
古豈不曰吾將不自用也然而陛下以無我之量而累於
自喜以知人之明而累於自恃如元誤作始據奏議正臣管窺陛下
之所以師古是誠不自用耶抑名曰師古而實自用也臣
伏讀聖策曰惟七制之明后若三宗之顯王固本培基則
有務德之君振旅治兵則有雄才之主習聞其號未睹議奏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三

作觀厥成咸有所偏未臻於極夫樂其號而考其成患其偏
而要其極誠如所言信陛下有師古之實矣抑臣有疑焉
何也臣伏讀聖策曰若孝文之德則罪不孥宮不女惜露
臺之費除租稅之征可謂仁矣然而恬芒刃之施釋斧斤
之用惟尙寬厚其威不伸朕以孝文之文也而能厲之以
武不亦善乎臣固知陛下慕文帝之寬仁足以富民而所
闕者武功也且陛下自度所以富民者何如文帝耶臣觀
文帝以錢穀問丞相而陳平不對謂是有司事耳非所以
煩廟堂由是漢之計臣得以自盡倉廩之吏至以氏其子
孫臣不識今之所謂冢宰制國用於左藏之外別爲奏議
南庫者何也且其辭曰經費一領於大農而增羨幣餘之
入南庫受之其名顧不甚美乎然而操制國之權與司農
孰爲輕重增羨者過有遷擢經賦辦否則莫能黜陟也厥

今漕臣守臣類多自營觀此二途奏議意將安向奏議是

以比歲經賦日耗而南庫之積日滋奏議大農告匱時捐數百

奏議十萬緡以相補足比及奏聞屢奏議有德色且均之為

國用耳虛彼盈此竟何謂耶夫兵廩如昨吏祿如昨凡歲

百須如昨而大農甚匱將安取此陛下信以為版曹諸臣

自賣奏議以取辦乎抑甘受闕額擁虛數坐俟奏議乏絕

被誅遣乎不能為此必且他為奏議作為他奏議巧以苟追歲月

之責是以上不加賦而民生嗷嗷夫暴征橫斂出於朝廷

則羣臣得以論列細民得以赴愬今也州縣之賦一按故

籍無秋毫加益焉而有司巧為斡旋暗相資奉旁緣科色

誅求錙銖羣臣欲論列之耶細民欲赴愬之耶而獨無彰

彰之名可以指摘奏議所以至仁在上惻隱至矣而澤不

下流是可為寒心夫文帝以司農理財至於寡取陛下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四

以宰相理財至於多取臣故曰陛下慕文帝之富民而不

由其道所以評文帝者誠善矣而無益於治也臣伏讀聖

策曰若孝武之功則選名將討不服匈奴遠邁百蠻向奏

議鄉風可謂盛矣然而積屍暴骨快心胡越財賄耗而不贍

干戈因以日滋朕以孝武之武也而能本之以仁不亦善

乎臣固知陛下慕孝武之雄才足以強兵而所不取者薄

於仁也且陛下選將厲兵亦嘗用武帝故事乎臣觀武帝

操縱將帥最有繩尺一旦乃以愛故欲將貳師夫以帝之

威靈籠一偏將其誰敢議而帝也必枚卜諸將貳師最吉

然後行之誠不欲以女奏議女上奏議子之故弛廢家法抑絕

廷議也今天下之兵不屬之三衙與邊帥乎或云近者禁

扈之除奏議據奏議專閫之寄往往由徑抑臣疏遠未知信

否閒亦得之防夫走卒街談巷議以為諸將平時所以侵

尅廩錢隱占伍籍貿易稱貸以謀聚財大抵將以結交媒

進身耳臣竊憤之夫以陛下篤意戎事妙選授鉞雖大臣

且不預議且不預議奏議且不得預可否尙安有此日夜思念莫執其咎

或者左右朝夕積譽之漸遊談之久亦足以宿留宸聰而

密回天聽耶患生所忽殆不易知陛下習聞姓名忽不以

次用之當是時豈敢有誦言論薦者乎蓋其於簡記之先

借助多矣夫斷自宸衷恩顧歸下賂入私室忽在公家凡

有愛君之心誰忍聞此況又奏議將帥素輕士不素附而

欲望其立功靖邊不亦難乎且武帝以私選將猶不廢公

陛下以公用人柰何不稽於眾顧得以容私耶臣故曰陛

下慕孝武之強兵誠得其所長矣元缺據而擇將之理未

盡臣未見其能強兵也臣伏讀聖策曰文者帝王之利器

武者文德之輔助也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及奏議者

大唐之太宗實惟兼之觀其內平禍亂外除夷狄安靖黎

元各有生業史氏所以稱其功德兼隆由漢以來未之有

有下奏議也臣又以知陛下小漢家之偏尙而想正奏議

有者字按此宋本不必改避觀之獨隆陛下之志豈不大而學豈不

博哉然臣據漢鑒今未能無惑而折衷諸唐殆奏議有四

未諭焉夫陛下以古問臣臣不敢徒以古對如陛下誠有

慕於唐歟臣請言今之所以異於唐者願陛下審擇而更

張焉則豈惟如唐將有隆於唐者惟陛下所欲耳太宗諫

官入閣之制非以求諫耶而陛下不樂忤意之臣此臣之

所未諭者一也太宗幕府學士之選非以崇儒耶而陛下

有輕視儒生之名此臣之所未諭者二也太宗感魏證奏議

作徵此亦宋人之言使羣臣不存形迹陛下乃以近名責

臣下此臣之所未諭者三也太宗屈意讐臣而不以秦府

自衛陛下乃以合黨疑外庭此臣之所未諭者四也臣非
但以太宗望陛下者安敢懷所未諭而不試陳於前曩者
議除發運議遣泛使論思之元空一字安正堂本竟刪臣

一語不合往往罷斥甚或流竄事亦少異矣雖然是尙有

可諉奏議者曰是非官守言責也日近除授而臺諫有所

彈奏舍人不書黃學士不草詔是不曰官守言責乎蓋職

分常事耳而夜半一紙忽從中出奏議或廢奏議或逐奏

罷會不淹辰而吏卒譏訶不容留元作置據輦轂下夫震

霆不及掩耳古所以待桀猾也此皆陛下忠愛臣子進退

惟命安用若此忽忽惶惑民聽哉夫陛下有混一夷夏之

志而不能容一二齟齬之臣將以垂宗社無窮之休而不

能少屈須臾之聽省闈臺掖奏議虛位幾月臣竊怪此何

景而見於不諱之時也太宗獨不怒諫臣乎宮中無髮之

語尙能忍之深知言路開塞乃人主切身利害彼紛紛以

口舌爭者果誰爲也臣以爲陛下誠慕太宗當自求諫始

腐儒空談祇亂人聽豈惟人主厭此雖稍知務書生固自

厭此陛下不與其事其誰念之哉然而腐儒端不可用而

不可有輕視儒生之名何也非所以招徠其類也非所以

令眾庶見也脫有眞儒亦其儔輩或以取輕爲媿而一動

歸去來之心陛下安能有之夫燕昭之禮郭隗其虛聲猶

足以致士焉有聖人撫御天涵地育而一旦有弃士之名

哉且以奏議陛下臨御以來凡所謂陋儒其被戮辱蒙頓

挫者誰乎蓋未之見而遠方之士風傳料想往往過當或

曰經筵特虛器耳科詔特故事耳賜出身特未混流品耳

無乃闕盛美矣乎十八學士豈盡全才閒亦無過區區章

句文墨淺事而太宗兼取並蓄厥意不獨爲緣飾也臣以

為陛下誠慕太宗當自崇儒始夫好名之士貌異奏議作迹似

而心不同如其浮躁剛愎掠美於已而歸過於君誠不足顧惜也以臣泛觀人才無慮數等蓋亦有介直而不奏議無

隱疎易而寡慮其漏元作溫據言似掠美其憤悱似歸過者要其存心至拳拳也至不自為計也若以好名槩視無

乃非所以全愛之乎且陛下亦知其所以失者乎其器度不宏其所養未厚焉耳夫惟容小所以見大納污所以成

深人主固當有遠過天下之量也儻亦以不推遜為諱不彌縫為嫌不幾於示天下狹耶正使不然而以聖德洪深

責備臣子稍稍矜露亦恐凡百在位俱不足以望清光佐下風矣陛下將誰與其理乎臣故奏議無以為陛下誠慕

太宗惟無以近名責臣下可也獨不觀魏證請以諫稟付史官乎脫欲爭名將以焚草為賢矣仆碑之讒乃晚節一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七

恨又何足法臣竊考自昔黨議多興於下何者此人臣相傾之私而非君上之願也蓋黨成則大官重權利歸於己

誅戮斬殺怨在一人而禍歸社稷若其不成又將沈浮苟免耳由此觀之黨議成否一無便於上者此太宗所以中

持衡焉無所偏倚以銷伏其爭奏議而和平其心臣愚不識近日戒奏議令何為而合黨之言累累發也以臣觀今

羣臣大抵外同內異惟身是計此句下奏議有何暇相黨假如議一大政疏一大臣甲纔譴訶乙且退縮其餘立而

觀之耳甚者反是而迎合耳陛下何不審觀比年亦有諫元作議據一事而連章不置如曩時濮議新法事乎亦有

用一人而元無而字更數手元作年據不奉詔如曩時李定入臺宋敏求李大臨蘇頌之徒乎亦有逐一人而同列

乞與俱坐奏議如曩時范仲淹尹洙余靖之徒乎正患人

臣不同心耳而陛下方以爲黨此人臣私議於國何利而可倡於君上哉臣故奏議無故字以爲陛下誠慕太宗惟無以

合黨疑外廷可也牛李之禍唐之所以亡也豈太宗家法

乎臣伏讀聖策曰瞻言清風竊所嚮慕伊欲規其能事歧

其成績何修何飾而外戶不閉行旅不齎何取何營而斷

獄幾刑措米斗直三錢歟家給人足厥道何由仁義功利

四者之宜當安所施臣以爲太宗能事成績句下奏議有略盡君道一

句不越數端陛下所爲奏議以修飾莫若去其不如太宗而

就其如太宗者捨是將有所營取焉非臣之所敢知也且

陛下試思臣之所未諭者其與太宗異果何由歟豈非恃

天資之高明謂天下可獨運而專斷歟昔正觀之初蓋有

以獨運之說惑太宗者矣而太宗卒莫之聽是以後功利

先仁義而收家給人足之效陛下欲比迹焉而而下奏議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八

操其所不用之術臣竊爲陛下惜之方今下情猶鬱公論

猶沮士大夫猶有懷不敢吐而陛下方且顧盼周行類不

適用慨嘆當世殆無其人非以奏議作苟非忤旨而去則曰是

腐儒耳則曰是好名耳則曰是黨耳然則陛下臨事腹心

將安寄乎於是乎始元作雖據奏議正有棄文尙武親內疎外之

心臣豈不知陛下固非好違經常率然然上元空一字奏議作率意改圖

改圖而徒蒙奏議不韙之議哉誠以一時聞望之士歷試

而甚亡具十年以來凡許國者皆不踐言也大功未立萬

緒缺然展轉周回莫能奏議與濟是獨非人臣負陛下至

此哉雖然意有所偏則事有其奏議禍詩不云乎無田甫

田惟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臣竊憂陛下之他有所

求將以獨運專斷而去道愈遠徒以勞心也且陛下之所

以右武臣未知何如奏議也竊聆近制削下拜之禮升雜

歷之序夫操馭英雄亦顧聖畧何如耳安用此瑣瑣爲耶
是固其細者也彼閭閻賓贊之臣肺腑之戚强名曰武特
服飾類焉耳爵號類焉耳彼元作欲據實安能而陛下優

游沈議作容與累年之久而再畀之樞筦之地豈惟搢紳

煩言韋布喪氣下至於老兵悍卒亦籍籍後議有侮視不

平之心方當大有爲之時而但曰不必右武誠迂闊矣若

陛下但以名取苟服飾爵號僅與文士異輒取而寵之百

僚之上罷亦不失麾奏議居不足與謀也出不足與戰

也無乃似武而卒非乎夫以似是奏議而非之人躡處民

上而曰以作士氣以起成功臣恐其去腐儒無幾也陛下

何不因羣心奏議之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且陛

下清心寡欲不翫細娛彼侍御僕從之臣凡所以承閒而

取憐者一無惑焉則陛下豈偏厚內廷者哉或者徒以好

事遠略好察臣下興與上奏議利除害之心動乎其中而

或爲容悅者所中耶何者欲擊射之便則不可與外廷共

習欲探伺之密則不可與外廷共議欲用嘗試之說則不

可與外廷共施行勢非此曹安用乎夫陛下用之纔不過

此耳而影響氣燄元作豔據足以傾人不惟容姦殆且生

患比年羣臣或以言斥或以事斥者相繼也獨侍御僕從

未有聞焉豈在位皆浮僞而彼獨無所蔽欺耶其地密邇

其彌縫之計精也陛下手撓指顧彼因而趨之矣陛下聲

嗟氣嘆彼從而和之矣若是而不能幸免將誰幸免耶外

議因是謂果親之也患且必至陛下何不奏議因羣心奏議之

所共違而察一意之所獨嚮乎陛下聖策之末丁元作變密於臣

曰子大夫習先聖之術明奏議當世之務合志度元作變據奏議朕將

親覽焉臣誠淺陋無所稱塞區區之愚獨以爲陛下有師
古不自用之心而顧至元作特據於獨運專斷任一意之
所獨向而奏議無而字忽羣臣奏議作情之所共違是以下情猶鬱
公論猶沮而士大夫猶有懷不敢盡故於卒篇乎奏議作申獻
焉而不復它云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臣不勝拳拳

止齋文集卷之二十九 十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三十

表

乾道壬辰進士賜第謝太上皇帝

疎愚之對爰契九重聲教所陶聿來三紀推本功德度越古今中謝竊跡本朝家法之詳究觀列聖心傳之要規模一以經術事業付之書生皇帝陛下所以載續大猷曲垂清問臣等顧遭逢之幸甚而循省之缺然其何稱塞招延之休徒以生長涵養之澤茲蓋伏遇太上皇帝陛下道久忘世仁深入人光昭斯文燕及今日退藏於密資萬物於乾元長發其祥生多士於王國臣等敢不益堅精白茂對龍光言念何繇庶幾無斁□□士將無負虞舜聰明之朝遐不作人其敢忘周王壽考之賜

桂陽軍謝到任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

一

湛恩所被樂歲相仍邊境晏然書生幸甚中謝伏念臣起

於寒遠持是空虛懋嘗試之罔功欲自新而無路粵惟郴桂介在湖湘周職方之所未聞漢刺史之所不察惟本朝之建國合四海以爲家蓋壤地僅同於附庸則簡書皆聽其專達如臣疵賤際此休明雖貪假守之榮但求便道亦有來王之問爰至公車誠世所謂謹守三尺之常而臣實爲上通九重之始譬諸穉子得言笑於親前意者孤根有發生之天幸茲蓋伏遇皇帝陛下不居其聖無斁於人凡試其外服之勞皆待以晚成之節遂令庸冗亦與寵光臣敢不言念昨非務收後效毋以己見紛更已便之教條尙於公餘增益未能之問學

高宗小祥慰皇帝

鋪筵仍几方篤時思鑽燧新烟忽更歲序九重號勸率土

悲摧中慰 恭惟皇帝陛下道對百王識高千載諒闇如古
不拘易月之文練祥於今尙損踰年之禮追惟愈遠痛甚
何堪伏乞少抑聖懷紹世德作周之孝特垂天聽徇同心
戴舜之誠

賀登極

揖遜相承乾坤嘉賴謳歌所暨夷夏宗依中賀 共惟皇帝
陛下篤生元良遵養濬哲雞鳴而起方趨問寢之時龍躍
以飛俄繼中天之統彝倫秩敘麻服延洪永惟二典以還
亦既千載於此高皇於漢無神器之傳太宗於唐非儲闈
之正孰與以明述聖自祖及孫當垂拱以襲堯盡君之道
爰詢謀而命禹若帝之初獨冠百王同符隆古臣適際離
亨之會叨分邊瑱之麾跂望清光欣霑殊渥但與林篁之
眾咸有葵藿之心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謝登極赦

維帝出震與物爲春在舜紹堯眚災肆赦爰孚大號實本
舊章中謝 共惟皇帝陛下誠足以格幽明德足以侔高厚
養以天下嗣萬世無疆之休洽於民心思匹夫不被其澤
聿觀載籍具在口儀周有大賚蓋惟初基漢與更始但爲
故事未有重規疊矩一視同仁率循繼照之初備舉好生
之典臣遭時華旦假守遐方葵藿傾陽式謹朝宗之義蓼
蕭零露敢忘滲漉之恩

賀壽皇聖帝尊號

舜薦之天以禹傳九疇之正乾稱乎父則震成六子之功
夷夏榮懷宗社嘉賴中賀 共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德及
動植孝通神明素隆藝祖之丕圖昭受高宗之大烈方邊
鄙不聳蓋聞中國之至仁而羹牆靡忘欲行天下之達禮

遂辭尊於南面爰致養於東朝況夫厯數有歸彝倫攸敘惟聖知聖繼今實爲萬世之休可名非名舍此曷表一人之意雖六言而甚約與二典以相輝臣假守遐方遭時盛事上未央之壽正隔於清光說稽古之書尙修於薄伎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皇帝

厯數有託而伸堯母之尊謳歌攸歸則本禹疇之敘粵惟自昔莫若方今中賀其惟皇帝陛下恭敬溫文聰明睿智乃眷壽皇之顧聿懷神器之傳爲天下得其人遂忘南面爲人子止於孝式奉東朝惟太極之生兩儀與三聖之守一道未之嘗見可以擬倫臣叨備符分阻陪旅進雖恭想瑤池之宴與世相忘然永同沔水之宗自今以始

皇太后移御慈福宮賀壽皇聖帝

堯天逾遠方切於追懷文母彌尊益隆於蚤奉中賀恭惟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三

至尊壽皇聖帝陛下躬上聖之質嗣中興之功歷年於茲薄海無事粵從恭默極爲人子孝之思竟託倦勤決以天下遜之計欲備東朝之甘旨不知南面之崇高二典所無百王何取臣叨分符守阻遙周行富貴無足解憂幸粗知於大義謳歌咸曰與子願永暨於同心

立后賀皇帝

父作子述增光典謨身修家齊匹休南雅屬彌文之具舉馨羣聽以交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得聖之傳繼天之統

深惟內則莫隆媯汭之風粵自初潛元重塗山之選爰稽謀於慈極以秩正於中宮於以成未央奉觴爲壽之歡於以對長樂含飴弄孫之福遐觀往古孰盛當今臣假守偏城欣聆鉅典但糜元作糜廩稍曾無僕馬之勞當課農桑以

廣耕蠶之化

賀皇后

維帝出震維坤承天宗社榮懷華夷康其恭惟皇后殿下德足以配任姒功足以佐唐虞肇開青宮及建皇極問安六寢嘗同共子職之勤正始二南又得化天下之道以雞鳴之盥櫛成象服之委蛇可謂日並月明風自火出臣欣聞郵置阻預歡呼雖幸雲龍共覩聖人之作自憐僕馬曾無臣下之勞

皇帝登寶位進奉銀

重明繼照當班瑞羣后之初一德尊天率貢金九牧之舊上件銀地不愛寶而後出人不易物以爲珍敢修任土之儀庸見來庭之義箱篚不腆斧鉞奚辭

謝賜麻日

通天地人大一王之作統協時月日罄四海以朝宗拜賜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四

甚榮庀職惟謹

中謝

竊以麻之疏密代有革因原於日積

之餘分揆以歲差之眾說及大衍而始定至統元而加詳自有此書莫如今日恭惟皇帝陛下不愛其道以覺斯民比元會之肇修當三陽之總至凡茲敬授皆所裁成徇以孟春昭示人臣之憲觀之挾日誕敷都鄙之和臣敢不奉以周旋勤於勸課及幽風之寒暑秩敘農功同魯史之春秋寶爲邦典

紹熙改元賀皇帝

一元之建雖曰舊章二美之并茲惟盛事

中賀

竊以策書

所記年號則多有以守成而愧揖遜之君至於更化則非泐襲之意未若二聖親傳於大寶兩朝兼著於隆名播告多方超踰前古恭惟皇帝陛下審時所上親政於初遠惟紹大業之難近思熙庶績之廣聿稽堯舜之典合爲禹謨

奄有夏商之年布在周祿臣繆持使節欽誦詔書協時月
正日敢有不恭道德意志慮愧非其任

賀壽皇聖帝從吉

三年一禘率古舊章四海八音與民同樂宗祊嘉賴臣庶
榮懷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孝足以通神明德足
以施孫子宜享厚報而備聖人壽之福宜居常尊而極天
下養之歡與國無窮自今以始臣粗知善頌久去周行喜
其遐方復見舜琴之御瞻言廣內莫陪漢蹕之朝

賀壽聖皇太后從吉

舜畢三年共爲子職漢朝五日燕及孫謀中賀恭惟壽聖
皇太后殿下維德是行以慈爲寶親見重華之盛永膺至
養之榮長樂東朝肇稱於吉禮瑤池西母茂介於修齡臣
屬于隰之載馳喜舊儀之復見龍旗鳳扇想浮慈福之春
寶殿玉卮莫扈未央之駕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五

賀壽成皇后從吉

式協靈辰肇稱吉禮天人庇豫宗社延休中賀恭惟壽成
皇后殿下周母嗣音虞嬪著德長樂宮之養尙小前規內
司服之衣率循彝典親見累朝之盛永陪慈極之尊臣屬
職馳驅阻前賀舞袞龍相映安正堂
本作照想觀廣內之儀詔鳳
來翔仰祝後天之算

至尊壽皇聖帝冊寶賀皇帝

親傳大寶懼功德之不宣恭上鴻名質詩書而何愧重闈
燕喜率土榮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配唐虞行殊曾閔
謂孝非直養莫如得四海九州之心謂禮有常尊孰與兼
五典三墳之號寫之琬琰炳若丹青以彌隆報之文以永
昭垂之聞昔漢之尊太上與唐之事明皇羣臣萬歲之稱

早嘗擁篲二聖重歡之頌竟亦磨崖以方熙朝皆有慙德
臣欣逢慶事越在遐方雖揚厲鋪張莫預觀光之列而詠
歌嗟歎曷勝報上之誠

賀壽皇聖帝

元年正月恭上徽稱五日一朝永膺備養乾坤豫順夷夏
歡呼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體道之真遺物之累
成功不宰妙合先天之天聖德無稱亶爲眾父之父尙從
人欲爰舉邦彝惟富有四海之內之謂尊惟尊居一人之
上之謂至以言乎壽則斂箕子之福以言乎聖則集孔子
之成肆袁朝野之談兼採典墳之號於焉歸美是亦強名
臣幸際昌朝親逢盛事吉禮嘉禮雖莫預於觀光大書屢
書豈敢忘於善頌

賀壽聖皇太后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

六

慈闈備養聖子垂休懽騰桂宮美播玉牒中賀恭惟壽聖
皇太后殿下福爲晉母德配坤元率先釐降之風克諧舜
孝光輔思齊之化丕顯文謨惟重規疊矩之相承致偉蹟
宏休之閒見臣繆持使節阻造朝班聆盛事之鋪張不勝
鼉抃與生民而鼓舞殆若鳳儀

賀壽成皇后

響珮而朝夙嚴內助鏤玉之牒式播徽稱實爲邦國之榮
豈止宮闈之慶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母儀克正陰教
聿修以周南肅雍成天保治內之化以坤道柔順贊乾元
資始之功丕揚宏休允屬嘉會臣繆持漢節阻筵周行聆
顯冊之輝煌預編氓之踴躍

賀皇后

夤奉慈顏職勤櫛緹載揚丕典懽動宮闈彌文畢張薄海

胥慶中賀恭惟皇后殿下母儀範俗女則冠倫關睢自北而南蓋由正始天保以上治內悉本躬行值冊寶之告成肅禕褕而稱慶臣阻持漢節莫逢周行聞縟禮之修明與編氓而抃蹈

壽聖皇太后冊寶賀皇帝

奉長樂之觴制獨尊於文母議曲臺之典禮尤謹於湯孫儀文畢張天壤交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夙推孝治得自家傳謂侍膳問安猶想含飴之樂而宅中圖大敢虧報本之誠宜形管之巍煌與寶章之焜耀仰瞻慈極蚤奉徽稱臣將指南州馳惊北闕鳳儀獸舞忻縟典之修明螽躍龜鳴預編氓之抃蹈

賀壽聖皇太后

太初之有太素莫與同尊文子以及文孫曷勝歸美爰升顯號用答羣瞻中賀竊以老氏三寶唯聖爲能箕疇五福

止齋文集卷之三十一

七

以壽爲貴克并盛美誕受彌文永惟女史之傳未有母儀之懿恭惟壽聖皇太后殿下行合內則道濟中興與武造周名在九人之列自堯傳禹功爲三聖之參宜極揄揚以昭報稱臣欣逢盛事越在遐方呼萬歲者三雖莫陪於善頌襲六經爲七尙願繼於前聞

賀壽皇聖帝

慈闈就養遽辭南面之尊縟典告成恪謹東朝之奉禮文交舉海縣均懽中賀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陛下道軼漢唐行高曾閔謂聖德無以加孝敢怠躬行雖天下不足解憂益勤色養載衍鴻儀之慶常懷雞寢之安臣叨擁使輶阻窺仙仗上萬年之壽莫與覺趨聞三楚之謠第深鼇扑

賀壽成皇后

尊歸慈極夙嚴婦事之誠美播徽稱交舉禮成之慶聲傳
桂海歡動椒闈中賀恭惟壽成皇后殿下子育羣生母儀
六合采古事而著女則史誦宏休爲京婦而媚周姜詩歌
懿範飾禕衣而備養燦玉檢以揚休臣幸際昌期適符明
命宮庭離肅雖莫窺長樂之班原隰馳驅猶欲賦思齊之
詠

賀皇后

寶冊揚庭尊歸北闕御輿至閣制謹西廂懽動慈闈孝形
薄海中賀恭惟皇后殿下躬履節儉性鍾惠和司服陳儀
載想禕褕之敬尙官贊禮夤修棗栗之恭式奉徽稱尤嚴
內職臣逃聞縟典阻造清朝但掄揚卷耳之詩而頌述思
齊之美

